

補珍典藏本

叶辛散文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费平四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辛散文/叶辛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1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80-1706-4

I. 叶… II. 叶…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013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开本 6印张 83千字 插页2

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8.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一	到碧云湖去
七	两种生命环
十三	遥念山乡
二〇	爱的教育
二十八	家庭琐记
三十七	辣椒与我及其他
四十四	别亦难
五十一	今天我要离开贵州
五十六	鬼剑舞
六十二	花江坡看山
六十四	我和《蹉跎岁月》
八〇	我曾是一个上海人
	——关于《家教》及其他

九十五	对一种生活现象的思考 ——《省城里的风流韵事》 后记
一〇一	我写《孽债》
一一〇	关牧村的歌
一一七	历历往事记谢飞
一二八	神秘的茅台酒
一六四	保护还是开发
一七〇	趣谈大峡谷
一七五	茶 思
一八〇	文集的题外话
一八六	后 记

到碧云湖去

人间是没有碧云湖的。

可是这一天，我们决心要到碧云湖去。

也许是日程安排得过于紧凑了些，游了琅琊山，看了扬子电气厂，还要看全椒柴油机厂，顺路去参观了吴敬梓的纪念馆，可谓马不停蹄；也许是昨晚滁州地区副专员主持的座谈会开得晚了一些，听完明光酒厂、扬子电扇总厂、盐矿、滁州纺织总厂生动而富有激情的介绍，一聊就聊到深夜，确实有点疲倦了。得知下午要去游山玩水，神经便松弛下来，心里说，在这皖东的土地上，还能看些怎样的山水呢？我是从西南山乡回来的，巍峨的山，奇秀的山，千姿百态的山，万峰竞秀气势磅礴的

到碧云湖去

山，风去云来雾纱缭绕的山，我还看得少了吗？在整整二十多年中，我就生活在大山的怀抱里，对那“坡是主人人是客”的山岭意境，对那深幽恬静、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看得还少了吗？南亚国家斯里兰卡栽满椰林的山我曾攀过，朝鲜著名的金刚山、妙香山我去游过，并且得出结论，世上的山原本是相差不大的。即便皖东的山褶里还有湖，那湖能同比西湖大七倍的红枫湖相比吗？能同威宁的草海相比吗？

如此一想，亦便随着面包车的颠摇，随着一车人热烈的议论，昏昏欲睡地打起瞌睡来。

车厢里是怎么安静下来的，我已说不明白了。只觉得一股清风拂上脸来，顿时觉得清爽宜人，湿润舒适，不知哪位说了一句：“到了！”

张眼往车窗外望去，满眼里尽是悦目的绿色。我揉揉眼，不错，那娇嫩的绿色无尽地延伸而去，和遥远的画笔勾勒般的山峦连在一起，和澄明如镜的湖面连在一起。

真没想到，皖东的山岭里，还有如此辽阔深远的湖。

陪同的同志介绍，这湖其实是五十年代修的水库，名字也俗，据老地名称黄栗树。

我们下得车来，天蓝得明净，没有洁白的云彩，只有微带凉意的风从湖面上吹来。刚才在车上感觉到的那股清风，想必正是湖上拂来的。不解的是，时已近午后，它何以如此地清新呢？

漫步在似一双平直伸开铁臂的大坝上，眺望着远近的山峦和丰盈坦荡的湖面，只见那座座山岭青翠欲滴，只见那碧波荡漾的湖水湛蓝似染。远远的水面上掠着似有若无的水汽，雾岚一般，淡淡的如轻绡薄绫，匀匀的随风飘浮悠荡。定睛凝视湖面，时有觅食的鱼儿往水面一拱，便有一环连一环的涟漪摇泛开去，扩散到湖水的波纹里。浩瀚缥缈的湖水，拍散到极远极远的彼岸，托起隐隐的青山，连着那湛蓝的云天。

最吸引我的，是伴着湖光的山色。湖四周环抱的群山，虽无雄峻逼人的气势，也不显奇出怪，却带着妩媚的秀气，同样绚丽多姿。有人说，这湖水没有污染，这湖里产鱼，这地方的空气纯净得沁人心肺。因此欢迎人来开发，

来投资。

似在印证他的话，众人不开口时，湖岸上那股深沉的寂静，就表明了这是疗养的好地方。又有人指点着绿荫遮蔽的山岭说，这样的山上，最好不要去盖别墅，人为的建筑物，会破坏了大自然塑造的原始古朴的景观。当地的同志说：“不怕，你们看得出吧，那婆娑摇曳的绿树浓荫中，早些年就有人盖过房子。只过了二三年，树林的绿色就把房子覆盖了。”

顿时，同行的文人中就有充分发挥想像的，盖一些林间别墅，西班牙式的，什么式的，作家到此地来写作，闲暇下来，到湖边垂钓，在林子里散步，听那林中泉水淙淙流淌，看那林中百花吐露芬芳，虫鸣自然是婉转悠扬，雀儿自然是叽叽啁啾，夜晚来临，皓月当空，月色如水，天上是星河闪烁，地上系流萤飞舞。大约众人都盼是这样，也便听得津津有味。大约众人都觉这只不过是白日梦，听过也便哈哈一笑了事。

有船随着呼喊开过来，于是步下大坝，乘兴荡舟，往湖中心去追波逐浪。湖内时有岛屿，临水的一面刀削斧劈一般，崖壁上色彩斑

驳，但在岩缝石隙间，这儿那儿，仍顽强地生长着一蓬一丛的孤树和荆棘灌木，令人惊叹感慨。小岛上苍翠葱绿，星星点点五颜六色的野花儿点缀其间，别有一番情趣。

轻浪拍来，湖水托起小船，春风一阵一阵拂上颜面，那感觉更比在湖岸上潮润清新，还带着股宜人的芬芳。这么好的空气，真该卖得钱的！我伫立船头，又一次仰望湖岸的群山，群峰的岭腰山巅，满簇簇密层层绿色浓荫映入眼帘，是船儿在动，还是风儿在吹，那一片绿色的峰峦浮云似地在轻摇慢晃。

哦，好一片碧云。

那清新滋润凉爽纯净的风，不正是它们送来的嘛。

身边有人介绍，全椒县的绿化是全国出了名的。联想到昨天游览的皖东名山琅琊山，森林覆盖率达到 79.3%，而大西南最出名的旅游地西双版纳，森林覆盖率也没这么高啊。

是的，没有绿化，哪来的如此迷人的山，迷人的湖，迷人的湖光山色，哪来的我们眼前的连片连片的碧云。

上得岸来，黄栗树水库的管理人员征集湖

名，我有些唐突地脱口而出：“碧云湖！”

同去皖东的老编辑李济生先生挥笔将这三个大字写在宣纸上。

于是我们到了人间还不曾有的碧云湖。

两种生命环

在贵州生活了二十一年之后，意外惊喜地回归故乡上海，除了感觉到气候上的差异，口味上的区别以外，另一强烈的感受，便是生活节奏的陡然加快。最初那半年，我甚至有些适应不过来。似乎久违了的喧嚣的市声，嘈杂的声浪，几近咆哮的汽车喇叭，常常把我搞得心烦意乱。公共汽车里的拥挤，上海人挤公共汽车时的机巧灵活和不择手段，困在车厢里而车子又似蜗牛似地爬行，几乎常常憋得我无奈地闭上眼睛。一天一天，上海人就这样地生活着，匆匆忙忙地赶路，匆匆忙忙地吃饭，匆匆忙忙地坐车，匆匆忙忙地打瞌睡，连操笔墨生涯的同行们，也是匆匆忙忙地写，匆匆忙忙地

发，匆匆忙忙地读。回上海不到两年，出国热、装修住房热方兴未艾，紧接着而来的投资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又掀起来……有人颇为认真地告诉我，这就是现代生活的快节奏，高速度，你必须适应。于是乎我也不知不觉地卷入这快节奏的漩涡中，把一天一天地计算时间的方式，改成一小时一小时地计算时间，让生命的环，旋转得更为迅速一些。

但是，我毕竟在山乡里生活了那么多年，了解另一种生命环的转动。闲暇下来，抱一本书，并不想匆匆忙忙地读，于是眺望晴空，情不自禁地忆及乡居岁月里的种种情景。

贵州那大山褶皱里的村寨，即使是在农忙时节，也是安寂而清静的。而一旦进入农闲，你才会真正地感觉到那份安适闲静。

栖息在荒寂乡间的农民们，起得都较晚。鸡鸣过后，往往还会贪睡一阵。若是拂晓时分有雨，雾气笼着山头，那早晨的这一觉必然还要睡得久长一些。

一家子中起得最早的，往往是主妇。趁着男人和娃崽还在酣睡，农妇使用豆荚杆或葵花杆引燃灶膛里的火，煨热水盥洗，同时在小灶

上的甑子里蒸上一家人一天吃的饭，在大铁锅里用猛火煮猪潲。

饿得不耐烦的肥猪、猪崽把圈槽板拱得咚咚响时，一家子人也随着灶房里飘散出的饭香先后醒来了。于是家家户户都有了一些大同小异的响动，朝门打开了，喂养的鸡鸭和完成了一夜值更任务的狗蹿出门，四散跑开去。寨邻乡亲们打了照面，互相懒懒地搭问几句，多半说的也是昨夜的雨水大小，老板田里是否有了点花花水儿，或是做了个稀罕的梦，梦见了啥。

吃过早饭，时间总是在上午的十点来钟。一家的活动也便正式开始了，农妇们涮洗完碗筷，去园子或自留地里淋粪薅土。一家之主的男人们，则是拿着镰刀、扞担上坡去，割草回来垫圈。至于细娃嫩崽们，背上背篋，骑上牛背，尖脆着嗓门呼喊要好的伙伴上坡去放牛。

大约在午后的二三点钟，放牧掏猪草的娃娃们把牛马拴在地桩上回家来了，上坡去的男人们挑着满满两大捆草也回来了，娃崽性子急的，催着要吃饭。而男子汉则往往端条板凳，坐在堂屋前啞一杆叶子烟，随着那蓝色的烟雾

飘起来，男人眯缝起眼睛，似在眺望着远山近岭沉吟，又仿佛在出神地思忖，其实他啥都没想，只是坐在那里休息，山乡里的话叫“歇气”。那是他最好的享受之一。

时近黄昏，太阳落坡了。汉子们在寨旁的河沟边洗净手脚，担起水桶去把家里的石缸挑满。水井边是个热闹的地方，挑水的，洗净菜蔬的，吃早晚饭的，全聚拢来，说说笑笑，打情骂俏，用以消除一天来的闷愁和疲劳。

晚饭后，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一是铡马料，一是斩猪草。边干着活，边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着。若是在冬夜，一家子就会聚在火塘边，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讲盘古开天地的事，讲民间的传说，讲城市里人如何了得，又如何不要脸……

一家子人中，睡得最早的往往是嬉耍了一天的娃娃，其次便是妇女。到夜深人静时，一大家子人也就全入睡了。有电灯的地方省电，没电灯的地方省油。

于是乎，一整个寨子沉寂下来，笼罩在黑黝黝的山脚下，笼罩在不知不觉从峡谷、山林里弥漫出来的雾气里。时而，这里一点，那里

一点，农舍里会闪出点儿光亮，那必然是勤俭的妇女在赶夜工，可能是在纺线，可能是钟情的姑娘在给意中人绣鞋垫，可能是聚起了一帮汉子在赌博，通宵地耍……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打发过去，不同的只是节令气候，不同的只是农事的更迭重复。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必然和今天一样，只要老天爷帮忙，只要风调雨顺，这一份人世间的日子，就是如此地悠闲逍遥，如此地辛劳不尽，如此地悠长缓慢。

山寨和外界多少是有一点联系的。其一是依据赶场。城市工厂把卡车开来乡场，把鸡蛋全搜罗了去，于是鸡蛋价格上涨一点儿；街头的百货店运来了花色鲜艳的布料，四乡八寨的姑娘少妇全争着去扯，于是晓得花布的式样又多了一种。其二便是寨子上多少出去几个打工的小伙子，他们出去抬石头、砌包坎、修房子、挖土方，赚回一点劳力钱，同时也带回一点外面世界里的信息。其三是有幸参军或考上大学又回来度假探亲的风毛麟角般的人物，讲着更远的山外头的新鲜事物，很多与山乡里不同的风习，很多村寨上人闻所未闻的情形，惹

得那些闲来无事又好奇的小伙姑娘们一阵阵感慨、羡慕和叹息……

但是正如在电影里看到演员们吃宴席而他们吃不到一般，这一些由外界带进来的信息，对山乡人们的冲击波是不大的。听过之后，他们照样回去睡自己的觉，照样按山寨规矩打发自家的日子。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

命运使得我在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态里浸染过，我情不自禁地常常要将这两种生活的世态拿来对比，发出一些自觉深沉别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感慨。

——那激荡的波涛何时拍击到我曾生活过的偏远的山乡呢？而那同大自然一样自若坦然，充满绿色浓荫的生活，又在何时回归到城市的喧嚣嘈杂中来呢？他们交汇融合得起来吗？

莫非我们的生命环，必然要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么？——读者诸君，你说呢？

遥念山乡

我曾生活了十四年之久的那一片乡土，以瑰丽多彩的风光闻名，那是“黔之腹、滇之喉”的安顺修文，古时候叫龙场驿。多年以前，当我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到她的偏远闭塞，写到她的贫穷落后时，我也如实地写到了她的山水风光，她那古朴醇厚的乡风民俗。

两年之前的今日，我离开了贵州回归故乡上海。两年中在忙忙碌碌、紧紧张张、琐琐碎碎的生活中，时常总会情不自禁地回想和牵挂山乡里的一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地对乡间的事问个够；得到一张那里的报纸，大大小小的消息也要看个够。不是眼馋那些醉人的湖光山色，不是为如今开发得更为便利、舒